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文忠集卷一百二十六至九

詳校官庶吉士臣范逢恩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脈

校對官中書臣宋枋遠

謄錄監生臣許溶

文忠集卷一百二十六

宋 歐陽修 撰

歸田録

太祖皇帝初幸相國寺至佛像前燒香問當拜與不拜僧録贊寧奏曰不拜問其何故對曰見在佛不拜過去佛贊寧者頗知書有口辯其語雖類俳優然適會上意故微笑而頷之遂以為定制至今行幸焚香皆不拜也

議者以為得禮

開寶寺塔在京師諸塔中最髙而制度甚精都料匠預浩所造也塔初成望之不正而勢傾西北人怪而問之浩曰京師地平無山而多西北風吹之不百年當正也其用心之精蓋如此國朝以來木工一人而已至今木工皆以預都料為法有木經三卷行於世世傳浩惟一女年十餘歲每卧則交手於胷為結構狀如此踰年撰成木經三卷今行於世者是也

國朝之制知制誥必先試而後命有國以來百年不試而命者纔三人陳堯佐楊億及修忝與其一爾

仁宗在東宮魯肅簡公宗道爲諭德其居在宋門外俗謂之浴堂巷有酒肆在其側號仁和酒有名於京師公往往易服一作衣微行飲于其中一日真宗急召公將有所問使者及門而公不在移時乃自仁和肆中飲歸中使遽先入白乃與公約曰上若怪公來遲當託何事以對幸先見教冀不異同公曰但以實告中使曰然則當

得罪公曰飲酒人之常情欺君臣子之大罪也一作罪大中
使嗟歎而去真宗果問使者具如公對真宗問曰一作公
何故私入酒家公謝曰臣家貧無器皿酒肆百物具一作俱
備賓至如歸適有鄉里親客自遠來遂與之飲然臣
既易服市人亦無識臣者真宗笑曰卿為宫臣恐為御
史所彈然自此奇公以為忠實可大用晚年每為章獻
明肅太后言羣臣可大用者數人公其一也其後章獻
皆用之

太宗時親試進士每以先進卷子者賜第一人及第孫何與李庶幾同在科場皆有時名庶幾文思敏速何尤苦思遲㑹言事者上言舉子輕薄為文不求義理惟以敏速相誇因言庶幾與舉子於餅肆中作賦以一餅熟成一韻者為勝太宗聞之大怒是歲殿試庶幾最先進卷子遽叱出之由是何為第一

故參知政事丁公度晁公宗慤往時同在館中喜相諧謔晁因遷職以啟謝丁時丁方為羣牧判官乃戲晁曰

啟事更不奉答當以冀駿一車為報晁答曰得駿勝於得啟聞者以為善對

石資政中立好諧謔士大夫能道其語者甚多嘗因入朝遇荆王迎授東華門不得入遂自左掖門入有一朝士好事語言問石云何為自左去聲掖門入石方趨班且走且答曰秖為大音拖王迎授聞者無不大笑

楊大年方與客棊石自外至坐於一隅大年因誦賈誼鵩賦以戲之云止於坐隅貌甚閒暇石遽答曰口不能

言請對以臆

故老能言五代時事者云馮相道和相凝同在中書一日和問馮曰公靴新買其直幾何馮舉左足示和曰九百和性褊急遽回顧小吏云吾靴何得用一千八百因詬責久之馮徐舉其右足曰此亦九百於是烘堂大笑時謂宰相如此何以鎮服百僚

錢副樞若水嘗遇異人傳相法其事甚怪錢公後傳楊大年故世稱此二人有知人之鑒仲簡揚州人也少習

明經以貧傭書大年門下大年一見竒之曰子當進士及第官至清顯乃教以詩賦簡天禧中舉進士第一甲及第官至正郎天章閣待制以卒謝希深為奉禮郎大年尤喜其文每見則欣然延接既去則歎息不已鄭天休在公門下見其如此怪而問之大年曰此子官亦清要但年不及中壽爾希深官至兵部員外郎知制誥卒年四十六皆如其言希深初以奉禮郎鎖廳應進士舉以啟事謁見大年有云曳鈴其空上念無君子者解組

不顧公其如蒼生何大年自書此四句于扇曰此文中虎也由是知名

太祖時郭進為西山廵撿有告其隂通河東劉繼元將有異志者太祖大怒以其誣害忠臣命縛其人予進使自處置進得而不殺謂曰爾能為我取繼元一城一寨不止贖爾死當請賞爾一官歲餘其人誘其一城來降進具其事送之于朝請賞以官太祖曰爾誣害我忠良此纔可贖死爾賞不可得也命以其人還進進復請曰

使臣失信則不能用人矣太祖於是賞以一官君臣之間蓋如此

魯肅簡公立朝剛正嫉惡少容小人惡之私目為魚頭當章獻垂簾時屢有補益讜言正論士大夫多能道之公既卒太常謚曰剛簡議者不知為美謚以為因謚譏之竟改曰肅簡公與張文節公知白當垂簾之際同在中書二公皆以清節直道為一時名臣而魯尤簡易若曰剛簡尤得其實也

宋尚書祁爲布衣時未爲人知孫宣公奭一見奇之遂爲知己後宋舉進士驟有時名故世稱宣公知人公嘗語其門下客曰近世謚用兩字而文臣必謚爲文皆非古也吾死得謚曰宣若戴足矣及公之卒宋方爲一無此字

禮官遂謚曰宣成其志也

嘉祐二年樞密使田公况罷爲尚書右丞觀文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罷樞密使當降麻而止以制除蓋往時高若訥罷樞密使所除官職正與田公同亦不降麻

遂以為故事真宗時丁晉公謂自平江軍節度使除兵部尚書叅知政事節度使當降麻而朝議惜之遂止以制除近者陳相執中罷使相除僕射乃降麻龎籍罷節度使除觀文殿大學士又不降麻葢無定制也寶元康定之間余自貶所還過京師見王君貺初作舍人自契丹使歸余時在坐見都知押班殿前馬步軍聯騎立門外呈牓子稱不敢求見舍人遣人謝之而去至一無此字慶厯三年余作舍人此禮已廢然三衙管軍臣僚

於道路相逢望見舍人呵引者即斂馬駐立前呵者傳聲太尉立馬急遣人謝之比舍人馬過然後敢行後予官于外十年而還遂入翰林為學士見三衙呵引甚雄不復如當時與學士相逢分道而過更無斂避之禮蓋兩制漸輕而三衙漸重舊制侍衛親軍與殿前分為兩司自侍衛司不置馬步軍都指揮使止置馬軍指揮使步軍指揮使（一止作馬步軍指揮使）以來侍衛一司自分為二故與殿前司列為三衙也五代軍制已無典法而今又非

其舊制者多矣

國家開寶中所鑄錢文曰宋通元寶至寶元中則曰皇宋通寶近世錢文皆著年號惟此二錢不然者以年號有寶字文不可重故也

太祖建隆六年將議改元語宰相勿用前世舊號於是改元乾德其後因於禁中見內人鏡背有乾德之號以問學士竇儀儀曰此偽蜀時年號也因問內人乃是故蜀王時人太祖由是益重儒士而歎宰相須用讀書人

仁宗即位改元天聖時章獻明肅太后臨朝稱制議者謂撰號者取天字於文為二人以為二人聖者悅太后爾至九年改元明道又以為明字於文日月並也與二人旨同無何以犯契丹諱明年遽（一作遂）改曰景祐是時連歲天下大旱改元詔意冀以迎和氣也五年因郊又改元曰寶元自景祐初羣臣慕唐玄宗以開元加尊號遂請加景祐於尊號之上至寶元亦然是歲趙元昊以河西叛改姓元氏朝廷惡之遽改元曰康定而不復加

於尊號而好事者又曰康定乃諡爾明年又改曰慶歷至九年大旱河北尤甚民死者十八九於是又改元曰皇祐猶景祐也六年日蝕四月朔以謂正陽之月自古所忌又改元曰至和三年仁宗不豫久之康復又改元曰嘉祐自天聖至此凡年號九皆有謂也

寇忠愍公準之貶也初以列卿知安州既而又貶衡州副使又貶道州别駕遂貶雷州司户時丁晉公與馮相拯在中書丁當秉筆初欲貶崖州而丁忽自疑語馮曰

崖州再涉鯨波如何馮唯唯而已丁乃徐擬雷州及丁之貶也馮遂擬崖州當時好事者相語曰若見雷州冦司户人生何處不相逢比丁之南也冦復移道州冦聞丁當來遣人以蒸羊逆於一作迎于境上而收其僮僕杜門不放出聞者多以公一作為得體

楊文公億以文章擅天下然性特剛勁寡合有惡之者以事譖之大年在學士院忽夜召見於一小閣深在禁中既見賜茶從容顧問久之出文稾數篋以示大年云

卿識朕書蹟乎㫖朕自起草未嘗命臣下代作也大年惶恐不知所對頓首再拜而出乃知必為人所譛矣由是佯狂奔于陽翟真宗好文初待大年眷顧無比晚年恩禮漸衰亦由此也

王文正公曾為人方正持重在中書最為賢相嘗謂大臣執政不當收恩避怨公嘗語尹師魯曰恩欲歸己怨使誰當聞者歎服以為名言

李文靖公沆為相沈正厚重有大臣體嘗曰吾為相無

他能唯不改朝廷法制用此以報國士大夫初聞此言以謂不切於事及其後當國者或不思事體或收恩取譽屢更祖宗舊制遂至官兵冗濫不可勝紀而用度無節財用（一作力）匱乏公私困敝推迹其事皆因執政不能遵守舊規妄有更改（一作改更）所致至此始知公言簡而得其要由是服其識慮之精

陶尚書（穀）為學士嘗晚名對太祖御便殿陶至望見上將前而復卻者數四左右催宣甚急穀終彷徨不進太

祖笑曰此揩大索事分顧左右取袍帶來上已束帶縠遽趨入

薛簡肅公知開封府時明參政鎬為府曹官簡肅待之甚厚直以公輔期之其後公守秦益常辟以自隨優禮特異有問於公何以知其必貴者公曰其為人端肅其言簡而理盡凡人簡重則尊嚴此貴臣相也其後果至參知政事以卒時皆服公知人

臘茶出一作盛於劍建草茶盛於兩浙兩浙之品日注為

第一自景祐已後洪州雙井白芽漸盛近歲製作尤精囊以紅紗不過一二兩以常茶十數斤養之用辟暑濕之氣其品遠出日注上遂為草茶第一

仁宗退朝常命侍臣講讀於邇英閣賈侍中昌朝時為侍講講春秋左氏傳每至諸侯淫亂事則略而不說上問其故賈以實對上曰六經載此所以為後王鑒一作監戒何必諱

丁晉公自保信軍節度使知江寧府召為叅知政事中

書以丁節度使召學士草麻時盛文肅為學士以為叅知政事合用舍人草制遂以制除丁甚恨之

寇忠愍之貶所素厚者九（二字一作之）人自盛文肅已下皆坐斥逐而楊大年與寇公尤善丁晉公憐其才曲保全之議者謂丁所貶朝士甚多獨於大年能全之大臣愛才一節可稱也

太祖時以李漢超為關南巡檢使捍北敵與兵三千而已然其齊州賦稅最多乃以為齊州防禦使悉與一州

之賦俾之養士而漢超武人所為多不法久之關南百姓詣闕訟漢超貸民錢不還及掠其女以為妾太祖召百姓入見便殿賜以酒食慰勞之徐問曰自漢超在關南契丹入寇者幾百姓二字一作對曰無也太祖曰往時契丹入寇邊將不能禦河北之民歲遭刼虜汝於此時能保全其貲財婦女乎今漢超所取孰與契丹之多又問訟女者曰汝家幾女所嫁何人百姓具以對太祖曰然則所嫁皆村夫也若漢超者吾之貴臣也以愛汝女則

取之得之必不使失所與其嫁村夫孰若處漢超家富貴於是百姓皆感悅而去太祖使人語漢超曰汝須錢何不告我而取於民乎乃賜以銀數百兩曰汝自還之使其感汝也漢超感泣誓以死報

仁宗萬幾之暇無所翫好惟親翰墨而飛白尤為神妙凡飛白以點畫象物形而點最難工至和中有書待詔李唐卿撰飛白三百點以進自謂窮盡物象上亦頗佳之乃特為清淨二字以賜之其六點尤為竒絶又出三

百點外

仁宗聖性恭儉至和二年春不豫兩府大臣日至寢閣問聖體見上器服簡質用素漆唾壺盂子素甆盞進藥御榻上衾褥皆黃絁色已故暗宫人遽取新衾覆其上亦黃絁也然外人無知者惟兩府侍疾因一作因侍疾見之耳

陳康肅公堯咨善射當世無雙公亦以此自矜嘗射於家圃有賣油翁釋擔而立睨之久而不去見其發矢十

中八九但微頷之康肅問曰汝亦知射乎吾射不亦精乎翁曰無他但手熟爾康肅忿然曰爾安敢輕吾射翁曰以我酌油知之乃取一葫蘆置於地以錢覆其口徐以杓酌油瀝之自錢孔入而一作而入錢不濕因曰我亦無他惟手熟爾康肅笑而遣之此與莊生所謂解牛斵輪者何異

至和初陳恭公罷相而並用文富二公彦博弼正衙宣麻之際上遣小黄門一有三輩二字密於百官班中聽其論議而

二公久有人望一旦復用朝士往往相賀黄門具奏上大悦余時為學士後數日奏事垂拱殿上問新除彦博等外議如何余以朝士相賀為對上曰自古人君用人或以夢卜苟不知人當從人望夢卜豈足憑耶故余作文公批答云永惟商周之所記至以夢卜而求賢孰若用搢紳之公言從中外之人望者具述上語也王元之任翰林嘗草夏州李繼遷制繼遷送潤筆物數倍於常然用啟頭書送拒而不納蓋惜事體也近

二字一作古者

一作遂

時舍人院草制有送潤筆物稍後時者必遣院子詣門催索而當送者往往不送相承既久今索者送者皆恬然不以為怪也

内中舊有玉石三清真像初在真遊殿既而大内火遂遷於玉清昭應宫已而玉清又大火又遷於洞真洞真又火又遷於上清上清又火皆焚蕩無孑遺遂一有又字遷於景靈而宫司道官相與惶恐上言真像所至輒火景靈必不免願遷二字一作乞移他所遂遷於集禧宫迎祥池水

心殿而都人謂之行火真君也

丁文簡公度罷參知政事為紫宸殿學士即文明殿學士也文明本有大學士為宰相兼職又有學士為諸學士之首後以文明者真宗謚號也遂更曰紫宸近世學士皆以殿名為官稱如端明資政是也丁既受命遂稱曰丁紫宸議者又謂紫宸之號非人臣之所宜稱遽更曰觀文觀文是隋煬帝殿名理宜避之葢當時不知然則朝廷之事一作士不可以不學也

王冀公欽若罷參知政事而真宗眷遇之意未衰特置資政殿學士以寵之時寇萊公在中書定其班位依雜學士在翰林學士下冀公因訴于上曰臣自學士拜參知政事今無罪而罷班反在下是貶也真宗為特加一作置大學士班在翰林學士上其寵遇如此

景祐中有郎官皮仲容者偶出街衢為一輕薄子所戲遽前賀云聞君有臺憲之命仲容立馬媿謝久之徐問其何以知之對曰今新制臺官必用稀姓者故以君姓

知之爾葢是時三院御史乃仲簡論程掌禹錫也聞者傳以為笑

太宗時宋白賈黃中李至呂蒙正蘇易簡五人同時拜翰林學士承旨扈蒙贈之以詩云五鳳齊飛入翰林其後呂蒙正為（一作至）宰相賈黃中李至蘇易簡皆至叅知政事宋白官至尚書老於承旨皆為名臣

御史臺故事三院御史言事必先白中丞自（一有中山二字）劉子儀為中丞始牓臺中令後御史有所言不須先白中

丞雜端至今如此

丁晉公之南遷也行過潭州自作齋僧疏（一有文字）云補仲山之袞雖曲盡於巧心和傅說之羮實難調於衆口其少以文稱晚年詩筆尤精在海南篇詠尤多如草解忘憂憂底事花名含笑笑何人（一有之字二句）尤為人所傳誦

張僕射（齊賢）體質豐大飲食過人尤嗜肥豬肉每食數斤天壽院風藥黑神丸常人所服不過一彈丸公常以五七兩為一大劑夾以胡餅而頓食之淳化中罷相知

安州安陸山郡未嘗識達官見公飲啗不類常人舉郡驚駭嘗與賓客會食厨吏置一金漆大桶於廳側窺一作竊視公所食如其物投桶中至暮酒漿浸漬漲溢滿桶郡人嗟愕以謂享富貴者必有異於人也然而晏元獻公清瘦如削其飲食甚微每析半餅以筋卷之抽去其筋内捻頭一莖而食一有之字此亦異於常一無此字人也

宋宣獻公綬夏英公竦同試童行誦經有一行者誦法華經不過問其習業幾年矣曰十年也二公笑且閔之

因各取法華經一部誦之宋公十一作五日夏公七日不復遺一字人性之相遠一有也字如此樞密曹侍中利用澶淵之役以殿直使於契丹議定盟好由是進用當莊獻明肅太后時以勲舊自處權傾中外雖太后亦嚴憚之但呼侍中而不名凡內降恩澤皆執不行然以其所執既多故有三執而又降出者一無此字則不得已而行之久之為小人一有之字所測凡有求而三降不行者必又請之太后曰侍中已不行矣請者徐啟

曰臣已告得侍中宅孀婆或其親信為言之許矣於是又降出曹莫知其然也但以三執不能已僶俛行之於是太后大怒自此切齒遂及曹芮之禍乃知大臣功高而權盛禍患之來非智慮所能防也

曹侍中在樞府務革僥倖而中官尤被裁抑羅崇勲時為供奉官監後苑作歲滿敘勞過求恩賞内中唐突不已莊獻太后怒之簾前諭曹使名而戒勵曹歸院坐廳事名崇勲立庭中去其巾帶困辱久之乃取狀以聞崇

勲不勝其恥其後曹芮事作鎮州急奏言芮反狀仁宗太后大驚崇勲適在側因自請行既受命喜見顏色晝夜疾馳鍊成其獄芮既被誅曹初貶隨州再貶房州行至襄陽渡北津監送内臣楊懷敏指江水謂曹曰侍中好一江水葢欲其自投也再三言之曹不諭至襄陽驛遂逼其自縊

宋鄭公庠初名郊字伯庠與其弟祁自布衣時名動天下號為二宋其為知制誥仁宗驟加奬眷便欲大用有

忌其先進者譖之謂其姓符國號名應郊天又曰郊音
交也交者替代之名也宋交其言不祥仁宗遽命改之
公怏怏不獲已乃改為庠字公序公後更踐二府二十
餘年以司空致仕兼享福壽而（一作以）終而譖者竟不見
用以卒可以為小人之戒也
曹武惠王（彬）國朝名將勳業之盛無與為比嘗曰自吾
為將殺人多矣然未嘗以私喜怒輒戮一人其所居堂
室敝壞子弟請加修葺公曰時方大冬牆壁瓦石之間

百蟲所螫不可傷其生其仁心愛物葢如此既平江南回詣閤門入見牓子稱奉勑江南勾當公事回其謙恭不伐又如此

真宗好文雖以文辭取士然必視其器識每御崇政賜進士及第必名其高第三四人並列於庭更察其形神磊落者始賜第一人及第或取其所試文辭有理趣者徐奭鑄鼎象物賦云足惟下正詎聞公餗之欹傾鉉乃上居實取王臣之威重遂以為第一蔡齊置器賦云安

天下於覆盂其功可大遂以為第一人

錢思公生長富貴而性儉約閨門用度為法甚謹子弟

輩非時不能輒取一錢公有一珊瑚筆格平生尤所珍

惜常置之几案子弟有欲錢者輒竊而藏之公即悵然

自失乃牓于家庭以錢十千贖一作購之居一二日子弟

佯為求得以獻公欣然以十千賜之他日有欲錢者又

竊去一歲中率五七如此公終不悟也余官西都在公

幕親見之每與同僚歎公之純德也

國朝雅樂即用王朴所製周樂太祖時和峴以為聲高遂下其一律然至今言樂者猶以為高云今黃鐘乃古夾鐘也景祐中李照作新二字一作所作樂又下其聲太常歌工以其一作為太濁歌不成聲當鑄鐘時乃私賂鑄匠使減其銅齊而聲稍清歌乃叶而成聲而照竟不知以此知審音作樂之難也照每謂人曰聲高則急促下則舒緩吾樂之作久而可使人心感之皆舒和而人物之生亦當豐大王侍讀洙身尤短小常戲之曰君樂之成能

使我長(一有大字)乎聞者以為笑而樂成竟不用

鄧州花蠟燭名著天下雖京師不能造相傳云(一作亦)是寇萊公燭法公嘗知鄧州而自少年富貴不點油燈尤好夜宴劇飲雖寢室亦燃燭達旦每罷官去後人至官舍見廁溷間燭淚在地往往成堆杜祁公為人清儉在官未嘗燃官燭油燈一炷熒然欲滅與客相對清談而已二公皆為名臣而奢儉不同如此然祁公壽考終吉萊公晚有南遷之禍遂歿不返雖其不幸亦可以為戒

也

故事學士在內中院吏朱衣雙引太祖朝李昉為學士太宗在南衙朱衣一人前引而已昉一有因字亦去其一人至今如此

往時學士入劄子不著姓但云學士臣某先朝盛度丁度並為學士遂著姓以別之其後遂皆著姓

晏元獻公以文章名譽少年居富貴性豪俊所至延賓客一時名士多出其門罷樞密副使為南京留守時年

三十八幕下王琪張亢最為上客亢體肥大琪目為牛琪瘦骨立亢目為猴二人以此自相譏誚琪甞嘲亢曰張亢觸牆成八字亢應聲曰王琪望月叫三聲一坐為之大笑

楊文公常戒其門人為文宜避俗語旣而公因作表云伏惟陛下德邁九皇門人鄭戩遽請於公曰未審何時得賣生菜於是公為之大笑而易之

夏英公竦父官於河北景德中契丹犯河北遂殁於陣

後公為舍人丁母憂起復奉使契丹公辭不行其表云父歿王事身丁母憂義不戴天難下穹廬之拜禮當枕塊忍聞夷樂之聲當時以為一作謂四六偶對最為精絶孫何孫僅俱以能文馳名一時僅為陜西轉運使作驪山詩二篇其後篇有云秦帝墓成陳勝起明皇宮就禄山來時方建玉清昭應宮有惡僅者欲中傷之因録其詩以進真宗讀前篇云朱衣吏引上驪山遽曰僅小器也此何足誇遂棄不讀而陳勝禄山之語卒得不一作不得

聞人以爲幸也

楊大年每欲作一作遇作文則與門人賓客飲博投壺奕棊語笑諠譁而不妨構思以小方紙細書揮翰如二字一作乃至飛文不加點每盈一幅則命門人傳録門人疲於應命頃刻之際成數千言真一代之文豪也

楊大年爲學士時草答契丹書云隣壤交歡進草既入真宗自注其側云朽壤鼠壤糞壤大年遽改爲隣境明旦引唐故事學士作文書有所改爲不稱職當罷因亟

求解職真宗語宰相曰楊億不通商量真有氣性一作性氣太常所用王朴樂編鐘皆不圓而側垂自李照胡瑗之徒皆以為非及照作新樂將鑄編鐘給銅一有於字鑄瀉務得古編鐘一枚工人不敢銷毀遂藏於太常鐘不知何代所作其銘曰一作云粤朕皇祖寶龢鐘粤斯萬年子子孫孫永寶用叩其聲與王朴夷則清聲合而其形不圓一有而字側垂正與朴鐘同然後知朴博古好學不為無據也其後胡瑗改鑄編鐘遂圓其形而下垂叩之揜鬱而

不撓其鎛鐘又長甬而震掉其聲不和著作佐郎劉羲叟竊謂人曰此與周景王無射鐘無異必有眩惑之疾未幾仁宗得疾人以羲叟之言驗矣其樂亦尋廢一有不用

自太宗崇奬儒學驟擢高科至輔弼者多矣蓋一作自太平興國二年至天聖八年二十三榜由呂文穆公蒙正而下大用二十七一作五人而三人並登兩府惟天聖五年一榜而已是歲王文安公堯臣第一今昭文相公韓僕射琦西廳叅政趙侍郎槩第二第三人也予忝與二

公同府每見語此以為科場盛事自景祐元年已後至今治平三年三十餘年十二牓五人已上未有一人登兩府者亦可怪也

文忠集卷一百二十六

文忠集卷一百二十七

宋 歐陽修 撰

歸田録

真宗朝歳歳賞花釣魚羣臣應制嘗一歳臨池久之而御釣不食時丁晉公謂應制詩云鶯驚鳳輦穿花去魚畏龍顔上釣遲真宗稱賞羣臣皆自以為不及也

趙元昊二子長曰佞令受次曰諒祚諒祚之母尼也有

色而寵倖令受母子怨望而諒祚母之兄曰没藏訛哤者亦黠賊也因教倖令受以弑逆之謀元昊已見殺訛哤遂以弑逆之罪誅倖令受子母而諒祚乃得立而年甚幼訛哤遂專夏國之政其後諒祚稍長卒殺訛哤滅其族元昊為西鄙患者十餘年國家困天下之力有事於一方而敗軍殺將不可勝數然未嘗少挫其鋒及其困於女色禍生父子之間以亡其身此自古賢智之君或不能免况于夏乎訛哤教人之子殺其父以為己利

而卒亦滅族皆理之然也
晏元獻公喜評詩嘗曰老覺腰金重慵便枕玉涼未是
富貴語不如笙歌歸院落燈火下樓臺此善言富貴者
也人皆以為知言
契丹安巴堅當唐末五代時最盛開平中屢遣使聘梁
梁亦遣人報聘今世傳（一有學士二字）李琪金門集有賜契丹
詔乃為阿保機當時書詔不應有誤而自五代以來見
於他書者皆為阿保機雖今契丹之人自謂之阿保機

亦不應有失又有趙志忠者本華人也自幼陷沒為人明敏在彼中舉進士至顯官既而脫身歸國能述契丹君臣世次山川風物甚詳又云阿保機彼人實謂之阿保謹未一作莫知孰是一有也字此聖人所以慎於傳疑也

真宗尤重儒學今科場條制皆當時所定至今每親試進士已放及第自十人已上御試卷子並録本於真宗影殿前焚燒制舉登科者亦然

近時名畫李成巨然山水包鼎虎趙昌花果成官至尚

書郎其山水寒林往往人家有之巨然之筆惟學士院玉堂北壁獨存人間不復見也包氏宣州人世以畫虎名家而鼎最為妙今子孫猶以畫虎為業而曽不得其髣髴也昌花寫生逼真而筆法輭俗一作劣殊無古人格致然時亦未有其比一作未有過此者

寇萊公在中書與同列戲云水底日為天上日未有對而會楊大年適來白事因請其對大年應聲曰眼中人是面前人一坐稱為的對

朝廷之制有因偶出一時而遂為故事者契丹人使見辭賜宴雜學士員雖多皆赴坐惟翰林學士秪召當直一員人一作餘皆不赴諸王宫教授入謝祖宗時偶因便殿不御袍帶見之至今教授入謝必俟上入内解袍帶復出見之有司皆以為定制也

處士林逋居於杭州西湖之孤山逋工筆畫善為詩如草泥行郭索雲木叫鉤輈頗為士大夫所稱又梅花詩云踈影横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黄昏評一作能詩者謂

前世詠梅者多矣未有此句也又其臨終為句云茂陵他日求遺槀猶喜曾無封禪書尤為人稱一作傳誦白逋之卒湖山寂寥一作寞未有繼者

俚諺云趙老送燈臺一去更不來不知是何等語雖士大夫一作君子亦往往道之天聖中有尚書郎趙世長者常以滑稽自負其老也求為西京留臺御史有輕薄子送以詩云此回真是送燈臺世長深惡之亦以不能酬酢為恨其後竟卒於留臺也

官制一作稱廢久矣今其名稱訛謬者多雖士大夫皆從俗不以為怪皇女為公主其夫必拜駙馬都尉故謂之駙馬宗室女封郡主者謂其夫為郡馬縣主者為縣馬不知何義也

唐制三衛官有司階司戈執干執戟謂之四色官今三衛廢無官屬惟金吾有一人每日於正衙放朝喝不坐直謂之四色官尤可笑也

京師諸司庫務皆由三司舉官監當而權貴之家子弟

親戚因緣請託不可勝數為三司使者常以為患田元均為人寬厚長者其在三司深厭干請者雖不能從然不欲峻拒之每温顏強笑以遣之嘗謂人曰作三司使數年強笑多矣直笑得面似靴皮士大夫聞者傳以為笑然皆服其德量也

茶之品莫貴於龍鳳謂之團茶凡八餅重一斤慶歷中蔡君謨為福建路轉運使始造小片龍茶以進其品絕精（一作精絕）謂之小團凡二十餅重一斤其價直金二兩然

金可有而茶不可得每因南郊致齋中書樞密院各賜一餅四人分之宮人往往縷一作屢金花於其上葢其貴重如此

太宗時有待詔賈玄以棊供奉號為國手邇來數十年未有繼者近時有李憨子者頗為人所稱云舉世無敵手然其人狀貌昏濁垢穢不可近葢里巷庸人也不足置之罇俎間故胡旦嘗語人曰以棊為易解則如旦聰明尚或不能以為難解則愚下小人往往造於精絶信

如其言也

王副樞疇之夫人梅鼎臣之女也景彛初除樞密副使梅夫人入謝慈壽宮太后問夫人誰家子對曰梅鼎臣女也太后笑曰是梅聖俞家乎由是始知聖俞名聞於宮禁也聖俞在時家甚貧余或至其家飲酒甚醇非常人家所有問其所得云皇親有好學者宛轉致之余又聞皇親有以錢數千購梅詩一篇者其名重於時如此

錢思公雖生長富貴而少所嗜好在西洛時甞語寮屬

言平生惟好讀書坐則讀經史卧則讀小說上厠則閲小辭葢未嘗頃刻釋卷也謝希深亦言宋公垂同在史院每走厠必挾書以往諷誦之聲琅然聞於遠近其篤學如此余因謂希深曰余平生所作文章多在三上乃馬上枕上厠上也葢惟此尤可以屬思爾

國朝宰相最少年者惟王溥罷相時父母皆在人以為榮今富丞相弼入中書時年五十二太夫人在堂康強後三年太夫人薨有司議贈邮之典云無見任宰相丁

憂例是歲三月十七日春宴百司已具前一夕有旨富
某母喪在殯特罷宴此事亦前世未有
皇祐二年嘉祐七年季秋大享皆以大慶殿為明堂蓋
明堂者路寢也方於寓祭圜丘斯為近禮明堂額御篆
以金填字門牌亦御飛白皆皇祐中所書神翰雄偉勢
若飛動余詩云寶墨飛雲動金文耀日晶者謂二牌也
錢思公官兼將相階勳品皆第一自云平生不足者不
得於黃紙書名每以為恨也

三班院所領使臣八千餘人涖事于外其罷而在院者常數百人每歲乾元節醵錢飯僧進香合以祝聖壽謂之香錢判院官常利其餘以為餐錢羣牧司領内外坊監使副判官比佗司俸入最優又歲收糞墼錢頗多以充公用故京師為之語曰三班喫香羣牧喫糞也

咸平五年南省試進士有教無類賦王沂公為第一賦盛行於世其警句有云神龍異禀猶嗜欲之可求纎草何知尚薰蕕而相假時有輕薄子擬作四句云相國寺

前熊翻筋斗望春門外驢舞柘枝議者以謂言雖鄙俚亦著題也

國朝之制自學士已上賜金帶者例不佩魚若奉使契丹及館伴北使則佩事已復去之惟兩府之臣則賜佩謂之重金初太宗嘗曰玉不離石犀不離角可貴者惟金也乃創為金銙之制以賜羣臣方團毬路以賜兩府御仙花以賜學士以上今俗謂毬路為笏頭御仙花為荔枝皆失其本號也

宋丞相庠早以文行負重名於時晚年尤精字學嘗手校郭忠恕佩觽三篇寶翫之其在中書堂吏書牒尾以俗體書宋為宋公見之不肯下筆責堂吏曰吾雖不才尚能見姓書名此不是我姓堂吏惶懼改之乃肯書名京師食店賣䴵𩟗者皆大出一作書牌牓於通衢而俚俗昧於字法轉䴵從食𩟗從臽有滑稽子謂人曰彼家所賣餕餡音俊叨不知為何物也飲食四方異宜而名號亦隨時俗言語不同至或傳者轉失其本湯餅唐人謂之

不托今俗謂之餺飥矣晉束晳餅賦有饅頭薄持起溲牢九之號惟饅頭至今名存而起溲牢九皆莫曉為何物薄持荀氏又謂之薄夜亦莫知何物也

嘉祐八年上元夜賜中書樞密院御筵于相國寺羅漢院國朝之制歲時賜宴多矣自兩制已上皆與惟上元一夕秪賜中書樞密院雖前兩府見任使相皆不得與也是歲昭文韓相一作公集賢曾公樞密張太尉皆在假不赴惟余與西廳趙侍郎槩副樞胡諫議宿吳諫議奎

四人在席酒半相顧四人者皆同時翰林學士相繼登二府前此未有也因相與道玉堂舊事為笑樂遂皆引滿劇飲亦一時之盛事也

國朝之制大宴樞密使副不坐侍立殿上既而退就御厨賜食與閤門引進四方館使列坐廡下親王一人伴食每春秋賜衣門謝則與內諸司使副班于垂拱殿外廷中而中書則別班謝于門上故朝中為之語曰廚中賜食階下謝衣蓋樞密使唐制以內臣為之故常與內

諸司使副為伍自後唐莊宗用郭崇韜與宰相分秉朝政文事出中書武事出樞密自此之後其權漸盛至今一本作朝遂號為兩府事權進用祿賜禮遇與宰相均惟日趨内朝侍宴賜衣等事尚循唐舊其任隆輔弼之崇而雜用内諸司故事使朝廷制度輕重失序蓋沿革異時因循不能釐正也

蔡君謨既為余書集古録目序刻石其字尤精勁為世所珍余以鼠鬚栗尾筆銅緑筆格大小龍茶恵山泉等

物為潤筆君謨大笑以為太清而不俗後月餘有人遺余以清泉香餅一篋者君謨聞之歎曰香餅來遲使我潤筆獨一作猶無此一種佳一無此字物茲又可笑也清泉地名香餅石炭也用以焚香一餅之火可終日不滅

梅聖俞以詩知名三十年終不得一館職晚年與修唐書書成未奏而卒士大夫莫不歎惜其初受勅修唐書語其妻刁氏曰吾之修書可謂猢猻入布袋矣刁氏對曰君於仕宦亦何異鮎魚上竹竿耶聞者皆以為善對

一作昔梅聖俞以詩名當世然終不得一館職晚年在唐書局充修書官尚冀書成疇勞得一貼職以償素願書垂就而卒時人莫不歎其奇薄其初修唐書也嘗竊嘆曰吾今可謂猢猻入布袋

仁宗初立今上為皇子令中書召學士草詔學士王珪當直召至中書諭之王曰此大事也必須面奉聖旨於是求對明日面稟得旨乃草詔羣一作諸公皆以王為真得學士體也

盛文肅公豐肌一作肥大腹而眉目清秀丁晉公疎瘦如削二公皆兩浙人也並以文辭知名於時梅學士詢在

真宗時已為名臣至慶歷中為翰林侍讀以卒性喜焚香其在官所每晨起將視事必焚香兩鑪以公服罩之撮其袖以出坐定撒開兩袖郁然滿室濃香有竇元賓者五代漢宰相正固之孫也以名家子有文行為館職而不喜修飾經時未嘗沐浴故時人為之語曰盛肥丁瘦梅香竇臭也

寶元中趙元昊叛命朝廷命將討伐以鄜延環慶涇原秦鳳四路各置經略安撫招討使余以為一作謂四路皆

內地也當如故事置靈夏四面行營招討使令自於境內何所招討佘因竊料王師必不能出境其後用兵五六年劉平任福葛懐敏三大將皆自戰其地而大敗由是至於罷兵竟不能出師

呂文穆公蒙正以寛厚為宰相太宗尤所眷遇有一朝士家藏古鑑自言能照二百里欲因公弟獻以求知其弟伺間從容言之公笑曰吾面不過楪一作鏡子大安用照二百里其弟遂不復敢言聞者歎服以謂賢於李衛

公遠矣葢寡好而不為物累者昔賢之所難也

國朝百有餘年年號無過九年者開寶九年改為太平興國太平興國九年改為雍熙大中祥符九年改為天禧慶歷九年改為皇祐嘉祐九年改為治平惟天聖盡九年而十年改為明道

唐人奏事非表非狀者謂之牓子亦謂之録子今謂之劄子凡羣臣百司上殿奏事兩制以上非時有所奏陳皆用劄子中書樞密院事有不降宣勅者亦用劄子與

兩府自相往來亦然若百司申中書皆用狀惟學士院用咨報其實如劄子亦不書名但當直學士一人押字而已謂之咨報今俗謂草書名為押字也此唐學士舊規也唐世學士院故事近時墮廢殆盡惟此一事在爾

燕王元儼太宗幼子也太宗子八人真宗朝六人已亡歿至仁宗即位獨燕王在以皇叔之親特見尊禮契丹亦畏其名其疾亟時仁宗幸其宮親為調藥平生未嘗語朝政遺言一二事皆切於理余時知制誥所作

贈官制所載皆其實事也

華元郡王（允良）燕王子也性好晝睡每自旦酣寢至暮始興盥（一作類）濯櫛漱衣冠而出燃燈燭治家事飲食宴樂達旦而罷則復寢以終日無日不如此由是一宮之人皆晝睡夕興允良不甚喜聲色亦不為佗驕恣惟以夜為晝亦其性之異前世所未有也故觀察使劉從廣燕王壻也嘗語余燕王好坐木馬子坐則不下或飢則便就其上飲食往往乘興奏樂於前酣飲終日亦其性

之異也

皇子顥封東陽郡王除婺州節度使檢校太傅翰林學士黯上言太傅天子師臣也子為父師於體不順中書檢勘自唐以來親王無兼師傅官者葢自國朝命官紙以差遣為職事自三師三公以降皆是虚名故失於因循爾議者皆以貫言為當也

端明殿學士五代後唐時置國朝尤以為貴多以翰林學士兼之其不以翰苑兼職及換職者百年間纔兩人

特拜程戡王素是也

慶歷八年正月十八日夜崇政殿宿衛士作亂於殿前殺傷四人取準備救火長梯登屋入禁中逢一宫人問寢閤在何處宫人不對殺之既而宿直都知聞變領宿衛士入搜索已復逃竄後三日於内城西北角樓中獲一人殺之時内臣楊懐敏受旨獲賊勿殺而倉卒殺之由是竟莫究其事

葉子格者自唐中世以後有之說者云因人有姓葉號

葉子青(一作清 或作晉)者撰此格因以為名此說非也唐人藏書皆作卷軸其後有葉子其制似今策子凡文字有備檢用者卷軸難數卷舒故以葉子寫之如吳彩鸞唐韻李郃彩選之類是也骰子格本備檢用故亦以葉子寫之因以為名爾唐世士人宴聚盛行葉子格五代國初猶然後漸廢不傳今其格世或有之而人無知者惟昔楊大年好之仲待制(簡)大年門下客也故亦能之大年又取葉子彩(一作歌)名紅鶴皁鶴者別演為鶴格鄭宣徽

戩章郇公（得象）皆大年門下客也故皆能之余少時亦有此二格後失其本今絶無知者

國朝自下湖南始置諸州通判既非副貳又非屬官故常與知州爭權每云我是監郡朝廷使我監汝舉動為其所制太祖聞而患之下詔書戒勵使與長吏協和（二字一作同押）凡文書非與長吏同簽書者所在不得承受施行自此遂稍稍戢然至今州郡往往與通判不和往時有錢昆少卿者家世餘杭人也杭人嗜蟹昆嘗求補外郡

人問其所欲何州昆曰但得有螃蟹無通判處則可矣至今士人以為口實

嘉祐二年余與端明韓子華翰長王禹玉侍讀范景仁龍圖梅公儀同知禮部貢舉辟梅聖俞為小試官凡鎖院（一有經字）五十日六人者相與唱和為古律歌詩一百七十餘篇集為三卷禹玉余為校理時武成王廟所解進士也至此新入翰林與余同院又同知貢舉故禹玉贈余云十五年前出門下最榮今日預東堂余答云昔時

吻入武成宫曽看揮毫氣吐虹夢寐閑思十年事笑談今此日一作一罇同喜君新賜黄金帶顧我宜為白髮翁也天聖中余舉進士國學南省皆忝第一人薦名其後景仁相繼亦然故景仁贈余云澹墨題名第一人孤生何幸繼前塵也聖俞自天聖中與余為詩友余嘗贈以蟠桃詩有韓孟之戲故至此梅贈余云猶喜共量天下士亦勝東野亦勝韓而子華筆力豪贍公儀文思温雅而敏捷皆勍敵也前此為南省試官者多窘束條制不

少放懷余六人者懽然相得羣居終日長篇險韻衆製交作筆吏疲於寫録僮史一作隷奔走往來間以滑稽嘲謔形一作加於風刺更相酬酢往往烘堂絶倒自謂一時盛事前此未之有也

往時學士循唐故事見宰相不具靴笏繫鞋坐玉堂上遣院吏計會堂頭直省官學士將至宰相出迎近時學士始具靴笏至中書與常叅官雜坐於客位有移時不得見者學士日益自畀丞相禮亦漸薄蓋一作並習見已

久恬然不復為恠也

張尭封者南京進士累舉不第家甚貧有善相者謂曰視子之相不過一幕職然君骨貴必享王封人初莫曉其旨其後尭封舉進士及第終於幕職尭封温成皇后父也后既貴尭封累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封清河郡王由是始悟相者之言

治平二年八月三日大雨一夕都城水深數尺上降詔責躬求直言學士草詔有大臣惕思天變之語上夜批

出云淫雨為災專戒不德遽令除去大臣思變之言上之恭己畏天自勵如此

章郇公得象與石資政中立素相友善而石喜談一作詼諧嘗戲章云昔時名畫有戴松牛韓幹馬而今有章得象也世言閩人多短小而長大者必為貴人郇公身既長大而語聲如鐘豈出其類者是為異人乎其為相務以厚重鎮止浮競時人稱其德量

金橘産於江西以遠難致都人初不識明道景祐初一作

中始與竹子俱至京師竹子味酸人不甚喜後遂不至而金橘香清味美置之罇爼間光彩灼爍一作的皪如金彈丸誠珍果也都人初亦不甚貴其後因温成皇后尤好食之由是價重京師余世家江西見吉州人甚惜此果其欲久留者則於菉豆中藏之可經時不變云橘性熱而豆性凉故能久也

凡物有相感者出於自然非人智慮所及皆因其舊俗而習知之今唐鄧間多大柿其初生澀堅實如石凡百

十柹以一榠樝置其中榅桲亦可則紅熟爛如泥而可食土人謂之烘柹者非用火乃用此爾淮南人藏鹽酒蟹凡一器數十蟹以皁莢半挺置其中則可藏經歲不沙一作損至於薄荷醉猫死猫引竹之類皆世俗常知而翡翠屑金人氣粉犀此二物則世人未知者余家有一玉罌形製甚古而精巧始得之梅聖俞以為碧玉在潁州時嘗以示僚屬坐有兵馬鈐轄鄧保吉者真宗朝老內臣也識之曰此寶器也謂之翡翠云禁中寶物皆藏宜聖

庫庫中有翡翠盞一隻所以識也其後予偶以金環於罌腹信手磨之金屑紛紛而落如硯中磨墨始知翡翠之能屑金也諸藥中犀最難擣必先鎊屑乃入衆藥中擣之衆藥篩羅已盡而犀屑獨存四字一作犀獨在余偶見一醫僧元達者解犀為小塊子方一寸半許四字一作半寸許以極薄紙裹置於一無此字懷中一有使字近肉以人氣蒸之候氣薰蒸浹洽乘熱投臼中急擣應手如粉因知人氣之能粉犀也然今醫工皆莫有知者

石曼卿磊落奇才知名當世氣貌雄偉飲酒過人有劉潛者亦志義之士也常與曼卿為酒敵聞京師沙行王氏新開酒樓遂往造焉對飲終日不交一言王氏怪其所飲過多非常人之量以為異人稍獻肴果益取好酒奉之甚謹二人飲啗自若傲然不顧至夕殊無酒色相揖而去明日都下喧傳王氏酒樓有二酒仙來飲久之乃知劉石也

撚龍圖肅有巧思初為永興推官知府冦萊公好舞柘

枚有一鼓甚惜之其鐶忽脫公悵然以問諸匠皆莫知所為燕請以鐶脚為鐷簧内之則不脫矣萊公大喜燕為人寛厚長者博學多聞其漏刻法最精今州郡往往有之

劉岳書儀婚禮有女坐壻之馬鞍父母為之合髻之禮不知用何經義據岳自叙云以時之所尚者益之則是當時流俗之所為爾岳當五代干戈之際禮樂廢壞之時不暇講求三王之制度苟取一時世俗所用吉凶儀

式略整齊之固不足為後世法矣然而後世猶不能行之今岳書儀十已廢其七八其一二僅行於世者一作惡皆苟簡粗略不如本書就中轉失乖繆可為大笑者坐鞍一事爾今之士族當婚之夕以兩椅相背置一馬鞍反令壻坐其上飲以三爵女家遣人三請而後下乃成婚禮謂之上高坐凡婚家舉族內外姻親與其男女賓客堂上堂下竦立而視者惟壻上高坐為盛禮爾或有偶不及設者則相與悵然咨嗟以為闕禮其轉失乖繆

至於如此今雖名儒巨公衣冠舊族莫不皆然嗚呼士大夫不知禮義而與閭閻鄙俚同其習（一作所）見而不知為非者多矣前日濮園皇伯之議是已豈止坐鞍之繆哉

世俗傳訛惟祠廟之名為甚今都城西崇化坊顯聖寺者本名蒲池寺周氏顯德中增廣之更名顯聖而俚俗多道其舊名今轉為菩提寺矣江南有大小孤山在江水中嶷然獨立而世（一作俚）俗轉孤為姑江側有一石磯

謂之澎浪磯遂轉為彭郎磯云彭郎者小姑壻也余嘗過小孤山廟像乃一婦人而敕額為聖母廟豈止俚俗之繆哉西京龍門山夾伊水上自端門望之如雙闕故謂之闕塞而山口有廟曰闕口廟余嘗見其廟像甚勇手持一屠刀尖鋭按膝而坐問之云此乃豁口大王也此尤可笑者爾

今世俗言語之訛而舉世君子小人皆同其繆者惟打字爾打丁雅反其義本謂考擊故人相毆以物相擊皆謂之

打而工造金銀器亦謂之打可矣葢有槌撾作擊之義也至於造舟車者曰打船打車網魚曰打魚汲水曰打水役夫餉飯曰打飯兵士給衣糧曰打衣糧從者執傘曰打傘以糊黏紙曰打黏以丈尺量地曰打量舉手試眼之昬明曰打試至於名儒碩學語皆如此觸事皆謂之打而徧檢字書了無此字丁雅反者其義主考擊之打自音謫疑當作滴耿以字學言之打字從手從丁丁又擊物之聲故音謫耿為是不知因何轉為丁雅也

用錢之法自五代以來以七十七為百謂之省陌今市井交易又剋其五謂之依除咸平五年陳恕知貢舉選士最精所解七十二人王沂公(曾)為第一御試又落其半而及第者三十八人沂公又為第一故京師為語曰南省解一百依除殿前放五十省陌也是歲取人雖少得士最多宰相三人乃沂公與王公(隨)章公(得象)參知政事一人韓公(億)侍讀學士一人李仲容御史中丞一人王臻知制誥一人陳知微而汪白青陽楷二人雖不

達而皆以文學知名當世

唐李肇國史補序云言報應敘鬼神述夢卜近帷箔悉去之紀事實探物理辨疑惑示勸戒採風俗助談笑則書之余之所録大抵以肇為法（六字一作亦然）而小異於肇者不書人之過惡以謂職非史官而掩惡揚善者君子之志也覽者詳之

文忠集卷一百二十七

文忠集卷一百二十八

宋 歐陽修 撰

詩話

居士退居汝陰而集以資閒談一作話也

李文正公進永昌陵挽歌辭云奠玉五回朝上帝御樓三度納降王當時羣臣皆進而公詩最為首出所謂三降王者廣南劉鋹西蜀孟昶及江南李後主是也若五

朝上帝則誤矣太祖建隆盡四年明年初郊改元乾德至六年再郊改元開寶開寶五年又郊而不改元九年已平江南四月大雩告謝於西京蓋執玉祀天者實四也李公當時人必不繆乃傳者誤云五（二字一作之）耳

仁宗朝有數達官以詩知名常慕白樂天體故其語多得於容易嘗有一聯云有祿肥妻子無恩及吏民有戲之者云昨日通衢遇一輜軿車載極重而羸牛甚苦豈非足下肥妻子乎聞者傳以為笑

京師輦轂之下風物繁富而士大夫牽於事役良辰美景罕或（一作獲）宴遊之樂其詩至有賣花擔上看桃李拍酒樓頭（一作前）聽管絃之句西京應天禪院有祖宗神御殿蓋（一作寺）在水北去河南府十餘里歲時朝拜官吏常苦晨興而留守達官簡貴每朝罷公酒三行不交一言而退故其詩曰正夢寐中行十里不言語處喫（一作飲）三杯其語雖淺近皆兩京之實事也

梅聖俞嘗於范希文席上賦河豚魚詩云春洲生荻芽

春岸飛楊花河豚當是（二字一作於此）時貴不數魚鰕（一有其狀已可）怪其毒亦莫加忿腹若封豕怒目猶吳蛙庖煎苟失所入喉為鏌鋣若此喪軀體何須資齒牙持問南方人黨護復矜誇皆言美無度誰謂死如麻我語不能屈自思空咄嗟退之來潮陽始憚餐龍蛇子厚居柳州而甘食蝦蟇二物雖可憎性命無舛差斯（一作兹）味曾不比中藏禍無涯甚美惡亦稱此言誠可嘉河豚常出於春暮羣遊水上食絮而肥南人多與荻芽（一作筍）為羹云最美故知詩者謂秖破題兩句已道盡河豚好處聖俞平生若於吟詠以閒遠古淡為意故其構思極艱此詩作於罇俎之間筆力雄贍頃刻而成遂為絕唱

蘇子瞻學士蜀人也嘗於淯井監得西南夷人所賣蠻布弓衣其文織成梅聖俞春雪詩一有朔風三日暗吹沙蛟龍卷起噴成花花飛萬里奪曉月白石爛堆愁女媧大明廣庭踏朝賀排尾不掃粘宮靴宮中才人承聖顏捧觴稱壽呼南山三公免責百姓喜斗酒十千誰復慳此詩在聖俞集中未為絕唱蓋其名重天下一篇一詠傳落夷狄而異域之人貴重之如此耳子瞻以余尤知聖俞者得之因以見遺余家舊畜琴一張乃寶歷三年雷會所斲距今二百五十年矣其聲清越如擊金石遂以此布更為琴囊二物真余家之寶

玩也

吳僧贊寧國初為僧録頗讀儒書博覽强記亦自能撰述而辭辨縱横人莫能屈時有安鴻漸者文詞儁敏尤好嘲詠嘗街行遇贊寧與數僧相隨鴻漸指而嘲曰鄭都官不愛之徒時時作隊贊寧應聲荅曰秦始皇未坑之輩往往成羣時皆善其捷對鴻漸所道乃鄭谷詩云愛僧不愛紫衣僧也

鄭谷詩名盛於唐末號雲臺編而世俗但稱其官為鄭

都官詩其詩極有意思亦多佳句但其格不甚高以其易曉人家多以教小兒余為兒時猶誦之今其集不行於世矣梅聖俞晚年官亦至都官一日會飲余家劉原父戲之曰聖俞官必止於此坐客皆驚原父曰昔有鄭都官今有梅都官也聖俞頗不樂未幾聖俞病卒余為序其詩為宛陵集而今人但謂之梅都官詩一言之謔後遂果然斯可歎也

陳舍人從易當時文方盛之際獨以醇儒古學見稱其

詩多類白樂天盖自楊劉唱和西崑集行後進學者爭效之風雅一變謂之崑體繇是唐賢集詩集幾廢而不行陳公時偶得杜集舊本文多脫誤至送蔡都尉詩云身輕一鳥其下脫一字陳公因與數客各用一字補之或云疾或云落或云起或云下莫能定其後得一善本乃是身輕一鳥過陳公嘆服以為雖一字諸君亦不能到也

國朝浮圖以詩名於世者九人故時有集號九僧詩今

不復傳矣余少時聞人多稱其一曰惠崇餘八人者忘其名字也余亦略記其詩有云馬放降來地鵰盤戰後雲又云春生桂嶺外人在海門西其佳句多類此其集已一作既亡今人多不知有所謂九僧者矣是可嘆也當時有進士許洞者善為辭章俊逸之士也因會一作命諸詩僧分題出一紙約曰不得犯此一字其字乃山水風雲竹石花草雪霜風月一作日禽鳥之類於是諸僧皆閣筆洞咸平三年進士及第時無名子嘲曰張康渾裹馬

許洞鬧裝妻者是也

孟郊賈島皆以詩窮至死而平生尤自喜為窮苦之句孟有移居詩云借車載家具家具少於車乃是都一作辭無一物耳又謝人惠炭云暖得曲身成直身人謂非其身備嘗之不能道此句也賈云鬢邊雖有絲不堪織寒衣就令織得二字一作能一作所堪織能得幾何又其朝飢詩云坐聞西牀琴凍折兩三絃人謂其不止忍飢而已其寒亦何可忍也

唐之晚年詩人無復李杜豪放之格然亦務以精意相高如周朴者構思尤艱每有所得必極其雕琢故時人稱朴詩月鍛季煉未及成篇已播人口其名重當時如此而今不復傳矣余少時猶見其集其句有云風暖鳥聲碎日高花影重又云曉一作晚來山鳥鬧雨過杏花稀誠佳句也

聖俞嘗語予曰詩家雖率一作主意而造語亦難若意新語工得前人所未道者斯為善也必能狀難寫之景如

在目前含不盡之意見於言外然後為至矣賈島云竹籠拾山果瓦缾擔石泉姚合云馬隨山鹿放雞逐野禽棲等是山邑荒僻官況蕭條不如縣古槐根出官清馬骨高為工也余曰語之工者固如是狀難寫之景含不盡之意何詩為然聖俞曰作者得於心覽者會以意殆難指陳以言也雖然亦可略道其髣髴若嚴維柳塘春水慢花塢夕陽遲則天容時一作物態融和駘蕩豈不如在目前乎又若温庭筠雞聲茅店月人迹板橋霜賈島

怪禽啼曠野落日恐行人則道路新若羇愁旅思豈不見於言外乎

聖俞子美齊名於一時而二家詩體特異子美筆力豪儁以超邁横絶為奇聖俞覃思精微以深遠閒淡為意各極其長雖善論者不能優劣也余嘗於水谷夜行詩略道其一二云子美氣尤雄萬竅號一噫有時肆顛狂醉墨灑滂霈譬如千里馬已發不可殺盈前盡珠璣一一難揀汰梅翁事清切一作句石齒漱寒瀨作詩三十年

視我猶後輩文辭念精一作清新心意雖老大有如妖韶女老自有餘態近詩尤古一作若硬咀嚼苦一作且難嘬又如食橄欖真味久愈在蘇豪以氣轢舉世徒驚駭梅窮獨我知古貨今難賣語雖非工謂粗得其髣髴然不能優劣之也

呂文穆公未第時薄一作嘗游一縣忘其縣名胡大監旦方隨其父宰是邑遇呂甚薄客有譽呂二字一作喻胡曰呂君工於詩宜少加禮胡問詩之警句客舉一篇其卒章云挑盡

寒燈夢不成胡笑曰乃是一渴俗語轉亦濃睡漢爾呂聞之甚恨而去明年首中甲科使人寄聲語胡曰渴睡漢狀元及第矣胡答曰待我明年第二人及第輸君一籌旣而次牓亦中首選

聖俞嘗云詩句義理雖通語涉淺俗而可笑者亦其病也如有贈漁父一聯云眼前不見市朝事耳畔惟聞風水聲説者云患肝腎風四字一作此漁父肝臟熱而腎臟虛也又有詠詩者云一無此六字盡日覓不得有時還自來本謂詩之好句

難得爾而說者云此是人家失却猫兒詩人皆以為笑也

王建宫詞一百首多言唐宫禁中事皆史傳小說所不載者往往見於其詩如内一作兩中數日無呼喚傳得滕王蛺蝶圖滕王元嬰高祖子新舊唐書皆不著其所能惟名畫録略言其善畫亦不云其工蛺蝶也及畫斷云工於蛺蝶及見於建詩爾或聞今人家亦有得其圖者

唐世一藝之善如公孫大娘舞劒器曹剛彈琵琶米嘉

榮歌皆見於唐賢詩句遂知名於後世當時山林田畝潛德隱行君子不聞於世者多矣而賤工末藝得所附託乃垂於不朽蓋其各有幸不幸也

李白戲杜甫云借問別來太瘦生總為從前(一作來)作詩苦太瘦生唐人語也至今猶以生為語助如作麼生何似生之類是也陶尚書(穀)嘗曰尖簷帽子卑凡廝短靿靴兒末厥兵末厥亦當時語余天聖景祐間已聞此句時去陶公尚未遠人皆莫曉其義王原叔博學多聞見

稱於世最為多識前言者亦云不知為何說也第記之必有知者耳

詩人貪求好句而理有不通亦語病也如袖中諫草朝天去頭上宮花侍燕歸誠為佳句矣但進諫必以章疏無直用稾草之理唐人有云姑蘇臺下寒山寺半夜鐘聲到客船說者亦云句則佳矣其如三更不是打鐘時一作撞如賈島哭僧云寫留行道影焚却坐禪身時謂燒殺活和尚此尤可笑也若步隨青山影坐學白塔骨又

獨行潭底影數息樹邊身皆島詩何精麤頓一無此字異也

松江新作長橋制度宏麗前世所未有蘇子美新橋對月詩所謂雲頭灩灩開金餅水面沈沈卧彩一作綵虹者是也時謂此橋非此句雄偉不能稱也子美兄舜元字才翁詩亦遒勁多佳句而世獨罕傳其與子美紫閣寺聯句無媿韓孟也恨不得盡見之耳

晏元獻公文章擅天下尤善一作喜為詩而多稱引後進一時名士往往出其門聖俞平生所作詩多矣然公獨

愛其兩聯云寒魚猶著底白鷺已飛前又絮暖鮆魚繁豉添蒪菜（一作綠）紫余嘗於聖俞家見公自書手簡再三稱賞此二（一作兩）聯余疑而問之聖俞曰此非我之極致豈公偶自得意於其間乎乃知自古文士不獨知己難得而知人亦難也

楊大年與錢劉數公唱和自西崑集出時人爭效之詩體一變而先生老（一作老先生）輩患其多用故事至於語僻難曉殊不知自是學者之弊如子儀（一作大年）新蟬云風來

玉宇烏先轉一作覺露下金莖鶴未知雖用故事何害為佳句也又如年一有大峭帆橫渡官橋柳疊鼓驚飛海岸鷗其不用故事又豈不佳乎葢其雄文博學筆力有餘故無施而不可非如前世號詩人者區區於風雲一作雪草木之類為許洞所困者也

西洛故都荒臺廢沼遺迹依然見於詩者多矣惟錢文僖公一聯最為警絶云日上故陵煙漠漠春歸空苑水潺潺裴晉公綠野堂在午橋南往時嘗屬張僕射齊賢

家僕射罷相歸洛一作終日與賓客吟宴於其間惟鄭工部文寶一聯最為警絶云水暖鳧鷖行哺子溪深桃李卧開花人謂不減王維杜甫也錢詩好句尤多而鄭句不惟當時人莫及雖其集中自及此者亦少

閩人有謝伯初者字景山當天聖景祐之間以詩知名余謫夷陵時景山方為許州法曹以長韻見寄頗多佳句有云長官衫色江波綠學士文華蜀錦張余答云參軍春思亂如雲白髮題詩愁送春蓋景山詩有多情未

老已一作先白髮三字一作頭先白野思到春如亂雲之句故余以此戲之也景山詩頗多如自種黃花添野景旋移高竹聽秋聲園林換葉梅初熟池館無人燕學飛之類皆無媿於唐賢而仕宦不偶終以一作於困窮而卒其詩今已不見於世其家亦流落不知所在其寄余詩殆今三十五年矣余猶能誦之葢其人不幸既可哀其詩淪棄亦可惜因録於此詩曰江流無險似瞿唐滿峽猿聲斷旅一作盡腸萬里可堪人謫宦經年應合鬢成霜長官衫

色江波緑學士文華蜀錦張異域化為儒雅俗遠民爭識校讐郎才如夢得多為累情似安仁久悼亡下國難留金馬客新詩傳與竹枝娘典辭懸待修青史諫草當來集皁囊莫為明時暫遷謫便將纓足濯滄浪

石曼卿自少以詩酒豪放自得其氣貌偉然詩格奇峭又工於書筆畫遒勁體兼顏柳為世所珍一作好余家嘗得南唐後主澄心堂紙曼卿為余以此紙書其籌筆驛詩詩曼卿平生所自愛者至今藏之號為三絶真余家

寶也曼卿卒後其故人有見之者云恍惚如夢中言我今為鬼仙也所主芙蓉城欲呼故人往遊不得忿然騎一素青一作騾去如飛其後又云降於亳州一舉子家又呼一有其字舉子去不得因留詩一篇與之余亦略記其一聯云鶯聲不逐春光老花影長隨日脚流神一作鬼仙事怪不可知其詩頗類曼卿平生語舉子不能道也王建霓裳詞云弟子部一作歌中留一色聽風聽水作霓裳霓裳一有羽衣二字曲今教坊尚能作其聲其舞則廢而不傳矣

人間又有望瀛府獻仙音二曲云此其遺聲也霓裳曲前世傳記論說頗詳不知聽風聽水為何事也白樂天有霓裳歌甚詳亦無風水之說第記之或有遺亡四字一作必有知者爾

龍圖趙學士師民以醇儒碩學名重當時為人沈厚端默羣居終日似不能言而於文章之外詩思尤精如麥天辰氣潤槐夏午陰清前世名流皆所未到也又如曉鶯林外千聲囀芳草堦前一尺長殆不類其為人矣

退之筆力無施不可而嘗以詩為文章末事故其詩曰多情懷酒伴餘事作詩人也然其資（一作發）談笑助諧謔敘人情狀物態一寓於詩而曲盡其妙此在雄文大手固不足論而予獨愛其工於用韻也葢其得韻寬則波瀾橫溢泛入傍韻乍還乍離（一作乍去乍還）出入回合殆不可拘以常格如此日足可惜之類是也得韻窄則不復傍出而因難見巧愈險愈奇如病中贈張十八之類是也余嘗與聖俞論此以謂譬如（一作夫）善馭良馬者通衢廣

陌縱横馳逐惟意所之至於水曲蟻封疾徐（一有彌字）中節而不少蹉跌乃天下之至工也聖俞戲曰前史言退之為人木强若寛韻可自足而輙傍出窄韻難獨用而反不出豈非其拗强而然歟坐客皆為之笑也

自科場用賦取人進士不復留意於詩故絶無可稱者惟天聖二年省試采侯詩宋尚書（祁）最擅場其句有色映堋雲爛聲迎羽月遲（一作見）尤為京師傳誦當時舉子目為宋采侯

文忠集卷一百二十八

文忠集卷一百二十九

宋 歐陽修 撰

筆說

老氏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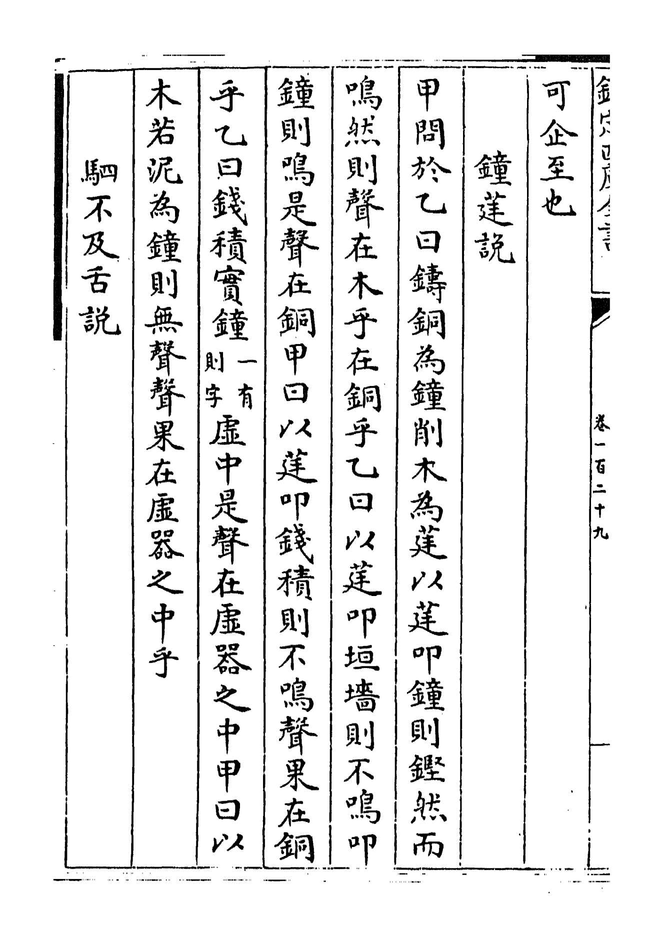
前後之相隨長短之相形推而廣之萬物之理皆然也不必更言其餘然老子為書比其餘諸子已為簡要也其於鬛見人情尤為精爾非莊周慎到之倫可擬其言

雖若虛無而於治人之術至矣

富貴貧賤説

貧賤常思富貴富貴必履危機此古人之所嘆也惟不思而得既得而不患失之者其庶幾乎富貴易安而患於難守貧賤難處而患於易奪居富貴而能守者周公也在貧賤而能久者顔回也然為顔回者易為周公者難也君子小人之用心常異趣於此見之小人莫不欲富貴而不知所以守是趣禍罪而惟恐不及也君子莫

不安於貧賤為一無此字小人者不閔則笑是閔笑人之不捨其所樂而趨於禍罪也其為大趣相反如此四字一作如此之及則其所為不得不事事異也故與小人共事者難於和同凡事不和同則不濟古之君子有用權以合正者為至難也若其一作有事君之忠主於誠信有欲濟其事顧不害其正亦有用權之助者此可以理得難以言傳孔子所以置而不論也推誠以接物有害其身者仁人不悔也所謂殺身以成仁然其所濟者遠矣非常情之



可企至也

鐘莛說

甲問於乙曰鑄銅為鐘削木為莛以莛叩鐘則鏗然而鳴然則聲在木乎在銅乎乙曰以莛叩垣墻則不鳴叩鐘則鳴是聲在銅甲曰以莛叩錢積則不鳴聲果在銅乎乙曰錢積實鐘（一有則字）虛中是聲在虛器之中甲曰以木若泥為鐘則無聲聲果在虛器之中乎

駟不及舌說

俗云一言出口駟馬難追論語所謂駟不及舌也若較其理即俗諺為是然則泥古之士學者患之也

學書静中至樂說

有暇即學書非以求藝之精直勝勞心於他事爾以此知不寓心於物者真所謂至人也寓於有益者君子也寓於伐性泊情而為害者愚惑之人也學書不能不勞獨不害情性耳要得静中之樂者惟此耳

夏日學書說

夏日之長飽食難過不自知愧但思所以寓心而銷晝暑者惟據案作字殊不為勞當其揮翰若飛手不能止雖驚雷疾霆雨雹交下有不暇顧也古人流愛信有之矣字未至於工尚已如此使其樂之不厭未有不至於工者使其遂至於工可以樂而不厭不必取悅當時之人垂名於後世要於自適而已嘉祐七年正月九日補空

學書自成家說

學書當自成一家之體（六字一作自家成一體）其模倣他人謂之奴書安昌侯張禹曰書必博見然後識其真偽余實見書之未博者廬陵歐陽修嘉祐二年十一月冬至日

李白杜甫詩優劣説

落日欲沒峴山西倒著接䍦花下迷襄陽小兒齊拍手攔街爭唱白銅鞮此常言也至於清風明月不用一錢買玉山自倒非人推然後見其横放其所以警動千古者固不在此也杜甫於白得其一節而精強過之至於

天才自放非甫可到也

薛道衡王維詩說

空梁落鷰泥未為絶警而楊廣不與薛道衡解仇於泉下豈荒煬所趣止於此耶大風飛雲信是英雄之語也若漠漠水田飛白鷺陰陰夏木囀黃鸝終非己有又何必區區於竊攘哉

峽州詩說

春風疑不到天涯二月山城未見花若無下句則上句

何堪既見下句則上句頗工文意難評葢如此也

辨甘菊説

本草所載菊花者世所謂甘菊俗又謂之家菊其苗澤美味甘香可食今市人所賣菊苗其味苦烈迺是野菊其實蒿艾之類強名為菊爾家菊性涼野菊性熱食者宜辨之余近來求得家菊植於西齋之前遂作詩云明年食菊知誰在自向欄邊種數叢余有思去之心久矣不覺發於斯

博物說

蟪蛄是何棄物草木蟲魚詩家自為一學博物尤難然非學者本務以其多不専意所通者少茍有一焉遂以名世當漢晉武帝有東方朔張華皆博物

道無常名說

道無常名所以尊於萬物君有常道所以尊於四海然則無常以應物為功有常以執道為本達有無之至理適用捨之深機詰之難以言窮推之不以迹見

物有常理者

凡物有常理而推之不可知者聖人之所不言也磁石引針蝍蛆甘帶松化虎魄

世人作肥字說

世之人有喜作肥字者正如厚皮饅頭食之未必不佳而視其為狀已可知其俗物字法中絶將五十年近日稍稍知以字書為貴而追迹前賢未有三數人古之人皆能書獨其人之賢者傳遂遠然後世不推此但務於

書不知前日工書隨與紙墨泯棄者不可勝數也使顔公書雖不佳後世見者必寶也楊凝式以直言諫其父其節見於艱危李建中清慎温雅愛其書者兼取其為人也豈有其實然後存之久耶非自古賢哲必能書也惟賢者能存爾其餘泯泯不復見爾

轉筆在熟説

昨日王靖言轉筆誠是難事其如 疑 對以熟豈不為名理之言哉往時陳堯咨以射藝自高嘗射於家圃有一

賣油翁釋擔而看射多中陳問爾知射乎吾射精乎翁對曰無他能但手熟耳陳忿然曰汝何敢輕吾射翁曰不然以吾酌油可知也乃取一葫蘆設於地上置一錢以杓酌油瀝錢眼中入葫蘆錢不濕曰此無他亦熟耳陳笑而釋之

李晸筆說

余書惟用李晸筆雖諸葛高許頌皆不如意晸非金石安知其不先朝露以填溝壑然則遂當絕筆此理之不

然也夫人性易習當使無所偏係乃為通理適得聖俞所和試筆詩尤為精當余嘗為原甫說聖俞歷韻不似和詩原甫大以為知言然此無它惟熟而已蔡君謨性喜書多學是以難精古人各自為書用法同而為字異然後能名於後世若夫求悅俗以取媚茲豈復有天真耶唐所謂歐虞褚陸疑至於顔柳皆自名家葢各因其性則為之亦不為難矣嘉祐四年納涼於庭中學書盈紙以付發

峽州河中紙說

夷陵紙不甚精然最耐久余為縣令時有孫文德者本三司人吏也嘗勸余多藏峽紙云其在省中見天下帳籍惟峽州不朽損信為然也今河中府紙惟供公家及館閣寫官書爾

誨學說

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然玉之為物有不變之常德雖不琢以為器而猶不害為玉也人之性因物則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文忠集卷一百三十三至三十二

詳校官庶吉士臣范逢恩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宋枋遠

謄錄監生臣許浴

文忠集卷一百三十

宋　歐陽修　撰

試筆一卷

南唐硯

其此硯用之二十年矣當南唐有國時於歙州置硯務選工之善者命以九品之服月有俸廩之給號硯務官歲爲官造硯有數其硯四方而平淺者南唐官硯也其

石尤精製作亦不類今工之侈竊此硯得自令王舍人原叔原叔家不識為佳硯也兒子輩棄置之予始得之亦不知為南唐物也有江南人年老者見之悽（一作淒）然曰此故國之物也因具道其所以然遂始寶惜之其賤夷陵也折其一角

宣筆

宣筆初不可用往時聖俞屢以為患尋復為人乞去今得此甚可用遂深藏之

琴枕說

介甫嘗言夏月晝睡方枕為佳問其何理云睡久氣蒸枕熱則轉一方冷處然則真知睡者耶余謂夜彈琴唯石暉為佳蓋金蚌琵瑟之類皆有光色燈燭照之則炫燿非老翁夜視所宜白石照之無光唯目昏者為便介甫知睡真懶者余知琴暉直以老而目暗耳是皆可笑余家石暉琴得之二十年昨因患兩手中指拘攣醫者言唯數運動以導其氣之滯者謂唯彈琴為可亦尋理

得十餘年已忘諸曲物理損益相因固不能窮至於如此老莊之徒多寓物以盡人情信有以也哉

鑒畫

蕭條淡泊此難畫之意畫者得之覽者未必識也故飛走遲速意淺之物易見而閒和嚴静趣遠之心難形若乃高下嚮背遠近重複此畫工之藝爾非精鑒者之事也不知此論為是否余非知畫者強為之說但恐未必然也然世謂好畫者亦未必能知此也此字不乃傷俗

耶一十字一作然自謂好畫者未必能知此也

學書為樂

蘇子美嘗言明牕淨几筆硯紙墨皆極精良亦自是人生一樂事能得此樂者甚稀其不為外物移其好者又特稀也余晚知此趣恨字體不工不能到古人佳處若以為樂則自是有餘

學書消日

自少所喜事多矣中年以來漸以廢去或猒而不為或

好之未厭力有不能而止者其愈久益深而尤不厭者書也至於學字為於不倦時往往可以消日乃知昔賢留意於此不為無意也

學書作故事

學書勿浪書事有可記者它時便為故事

學真草書

自此以後隻日學草書雙日學真書真書兼行草書兼楷十年不倦當得書名然虛名已得而真氣耗矣萬事

莫不皆然有以寓其意不知身之爲勞也有以樂（一作物）其心不知物之爲累也然則自古無不累心之物而有爲物所樂之心

學書費紙

學書費紙猶勝飲酒費錢曩時嘗見王文康公戒其子弟云吾生平不以全幅紙作封皮文康太原人世以晉人喜嗇資談笑信有是哉吾年向老亦不欲多耗用物誠未足以有益於人然衰年志思不壯於事少能快然

亦其理耳

學書工拙

每書字嘗自嫌其不佳而見者或稱其可取嘗有初不自喜隔數日視之頗若稍可愛者然此初欲寓其心以銷日何用較其工拙而區區於此遂成一役之勞豈非人心溺於好勝耶

作字要熟

作字要熟熟則神氣完實而有餘於靜坐中自是一樂

事然患少暇豈其於樂處常不足耶

用筆之法

蘇子美嘗言用筆之法此乃柳公權之法也亦嘗較之斜正之間便分工拙能知此及虛腕則羲獻之書可以意得也因知萬物皆有法揚子云斷木為棋梡革為鞠亦皆有法豈正得此也

蘇子美論書

蘇子美喜論用筆而書字不逮其所論豈其力不副其

心耶然萬事以心為本未有心至而力不能者余獨以為不然此所謂非知之難而行之難者也古之人不虛勞其心力故其學精而無不至蓋方其幼也未有所為時專其力於學書及其漸長則其所一無此字學漸近於用今人不然多學書於晚年所以與古不同也

秋霖不止文書頗稀叢竹蕭蕭似聽愁滴顧見案上故紙數幅信筆學書樞密院東廳

蘇子美蔡君謨書

自蘇子美死後遂覺筆法中絶近年君謨獨步當世然謙讓不肯主盟往年予嘗戲謂君謨學書如泝急流用盡氣力不離故處君謨頗笑以為能取譬今思此語已二一無此字十餘年竟如何哉

李邕書

余始得李邕書不甚好之然疑邕以書自名必有深趣及看之久遂謂他書少及者得之最晚好之尤篤譬猶結交其始也難則其合也必久余雖因邕書得筆法然

為字絶不相類豈得其意而忘其形者耶因見邕書追求鍾王以來字法皆可以通然邕書未必獨然凡學書者得其一可以通其餘余從邕書而得之耳嘉祐五年春分日雪中西窓一作齋信筆

風法華

往時有風法華者偶然至人家見筆便書初無倫理久而禍福或應豈非好怪之士為之遷就其事耶余每見筆輙書故江鄰幾比余為風法華

九僧詩

近世（一作時）有九僧詩極有好句然今人家多不傳如馬放降來地鵰盤戰後雲春生桂嶺外人在海門西今之文士未能有此句也（詳載詩話）

弔僧詩

謝希深嘗誦哭僧詩云燒痕詩（一作碑）入集海角寺留真謂此人作詩不求好句只求好意余以為意好句亦好矣賈島有哭僧詩云寫留行道影焚却坐禪身唐人謂

燒却活和尚此句之大病也（與詩話所載略同）

郊島詩窮

唐之詩人類多窮士孟郊賈島之徒尤能刻篆（一作琢）窮苦之言以自喜或問二子其窮孰甚曰閬仙甚也何以知之曰以其詩見之郊曰種稻耕白水負薪斫青山島云市中有樵山我舍朝無煙井底有甘泉釜中乃空然蓋孟氏薪米自足而島家柴米俱無此誠可歎（一作笑）然二子名稱高於當世其餘林翁處士用意精到者往往

有之若雞聲茅店月人迹板橋霜則羇孤行旅流離辛苦之態見於數字之中至於野塘春水漫花塢夕陽遲則春物融怡人情和暢又有言不能盡之意茲亦精意刻琢之所得者耶

謝希深論詩

往在洛時嘗見謝希深誦（一有曰字或作云）縣古槐根出官清馬骨高又見晏丞相常愛笙歌歸院落燈火下樓臺希深曰清苦之意在言外而見於言中晏公曰世傳寇萊

公詩云老覺腰金重慵便枕玉涼以為富貴此特窮相者爾能道富貴之盛則莫如前言亦與希深所評者類爾二公皆有情味而善（一作喜）為篇詠者其論如此（歸田錄亦及此）

温庭筠嚴維詩

余嘗愛唐人詩云雞聲茅店月人迹板橋霜則天寒歲暮風凄木落羇旅之愁如身履之至其曰野塘春水漫花塢夕陽遲則風酣日煦萬物駘（一作佚）蕩天人之意相

與融怡讀之便覺欣然感發謂此四句可以坐變寒暑詩之為巧猶畫工小筆爾以此知文章與造化爭巧可也詳戴詩話

作詩須多誦古今詩

作詩須多誦古今人詩不獨詩爾其他一作餘文字皆一作盡然

漢人善以文言道時事

漢之文士善以文言道時事質而不俚茲所以為難

蘇氏四六

往時作四六者多用古人語及廣引故事以衒二字一作自以為博學而不思述事不暢近時文章變體如蘇氏父子以四六述敘委曲精盡不減古人一作文自學者變格為文迨今三十年始得斯人不惟遲久而後獲實恐此後未有能繼者爾自古異人間出前後參差不相待余老矣乃及見之豈不為幸哉

王濟讖張齊賢

張齊賢形體魁肥飲食兼數人然其為相嘗有邊功國朝宰相惟宋琪與齊賢知邊事然常與王濟不相能濟剛峭之士也其後齊賢罷相歸洛陽買得午橋裴晉公綠野堂營為別墅一日濟自洛至京師公卿間有問及齊賢午橋別墅者濟忿然曰昔為綠野堂今作屠兒墓園矣聞者皆笑

晦明說

藏精於晦則明養神以一作於靜則安晦所以畜用靜所

以應動善畜者不竭善應者無窮此君子脩身治人之術然性近者得之易也付棐

廉恥說

廉恥士君子之大節罕能自守者利欲勝（一作牽）之耳物有為其所勝雖善守者或牽而去故孟子謂勇過賁育者誠（一作信）有言哉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而令人求速譽遂得速毀以自損者理之當然（一有也字）

繫辭說

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然自古聖賢之意萬古得以推而求之者豈非言之傳歟聖人之意所以存者得非書乎然則一無此字書不盡言之煩而盡其要言不盡意之委曲而盡其理謂書不盡言言不盡意者非深明之論也予謂繫辭非聖人之作初若可駭余為此論迨今二十五年矣稍稍以余言為然也六經之傳天地之久其為二十五年者將無窮而不可以數計也予之言久當見信於人矣何必汲汲較是非於一世哉

論樂說

清濁二聲（一作音）為樂之本而今自以為知樂者猶未能達此安得言其細微之旨

六經簡要說

妙論精言不以多為貴而人非聰明不能達其義余嘗聽人讀佛書其數十萬言謂可數談（一作言）而盡而溺其說者以為欲曉愚下人故如此爾然則六經簡要愚下人獨（一有人字）不得曉耶

余家多文忠公書然比其沒余於篋中得十數帖耳今劉君乃能致此非篤好之不能也元豐二年正月初吉蘇轍子由題

此數十紙皆文忠公衝口而得信手而成初不加意者也其文采字畫皆有自然絕人之姿信天下之奇蹟也元祐四年九月十九日蘇軾書

文忠集卷一百三十